



中国艳史

明代宫廷艳史

(六)

〔民国〕许啸天摇著

目摇摇录

第七十四回	纤腰一捻翠琴悲离鸾 金钩双挽尚玉射飞鸿	员
第七十五回	香闺传绝技途杀恶客 禁宫递情牒夜会徐娘	员
第七十六回	绣襦温馨柳生困粉阵 银蟾清冷娟娜遭情魔	员
第七十七回	雪藕冰桃嘉王宴仙春 交梨火枣瑜妃进铅丹	猿
第七十八回	奸相抄家珠光宝气 玉人来苑银杏红墙	源
第七十九回	戚继光威镇三边地 仇总兵戮尸汴梁城	缘
第八十回	花月琴声名士追芳踪 山水诗韵美人殉痴情	圆
第八十一回	皇帝昏懵三更驾鹤 海瑞廉洁两袖清风	猿
第八十二回	旧雨重逢宸妃投井 昙花一现穆宗宾天	愿
第八十三回	春色九重神宗继大统 珠帘半卷刘女侵中宫	缘
第八十四回	接木移花冯保雪旧憾 帷灯匣剑张恠刺昏君	缘

- 第八十五回 建翠华迷香听玉笛 缘
游琴台醉酒杀金莲
- 第八十六回 东林党狂儒流碧血 愿
白莲教妖人遣泥孩
- 第八十七回 五岭关杜松斩贝勒 愿
千秋鉴魏朝奸保姆



第七十四回 纤腰一捻翠琴悲离鸾 金钩双挽尚玉射飞鸿

摇摇秋水盈盈，春情如醉，脂香阵阵，意绪缠绵。精致的禅室里充满了洛阳春色，那伶俐的珠喉，发出一种娇憨的笑声来，真似出谷的黄莺，令人听了心醉神荡，情不自禁。

这萍儿是个情窦初开的小女儿，天真未泯，憨态可掬。世宗帝和她闹着玩，引得萍儿笑声吃吃，媚眼带妍，香颦微晕，似有情又似无情的。小女儿家往往有这样的现状。世宗帝正和萍儿打着趣，不防门外跳进一个神头鬼脸的东西来，把萍儿和世宗帝都吓了一跳。只见那怪东西似人非人的，慢慢地走进榻前，往灯光下望去，更觉得十分可怖。萍儿素来胆小如鼠的，这时已吓得往榻上乱躲，将一幅绣被掩住了头脸，索索地发抖。

世宗帝倒还胆大，待那个怪东西走近，便从榻上直跃起来，只飞起一脚，把那怪东西踢了一个斤斗，早哇地哭出来了。世宗很是诧异，忙拿灯去照看时，却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宫人，反披了一件绣服，将罗裙系住两肩，头上套了一个鬼脸，遥望去似巨木的一段。又兼在夜里，突然地和它遇见了，谁也要吓得跳起来咧。世宗帝看了也觉得好笑，问：“谁叫你扮得这个样儿？”那小宫人见是世宗帝，慌得她身体打战，含着一泡眼泪答道：“外面的姐姐们听得室中笑得起劲，特地推我进来吓人的。”世宗帝听说，回身向门外瞧看，那些宫女已逃得无影无踪了。原来一班宫女，闻得禅室中格格的笑声，辨出是萍儿和人闹玩。又知道她是胆小的，所以叫小宫人扮了鬼脸来吓她。及至瞧见世宗帝从榻上跳起



来，方知萍儿是和皇帝玩笑，吓得一个个魂不附体，回转身来没命逃向僻处去了。

当下世宗帝也不动怒，只唤那小宫人起身出去，随手把禅室门轻轻地掩上。再看榻上的萍儿，兀是在那里发抖。世宗帝向她肩上微微地拍着说道：“痴儿休要惊慌了，那不是怪物，是宫侍们扮着鬼来吓你的。”萍儿听了，才敢钻出头来，眼对着灯火只是呆呆地发怔。世宗帝晓得她惊魂乍定，尚有余怒，就顺势把萍儿的粉臂一拖，拥在怀里安慰她。过了好一会，萍儿渐渐回复了原状。依旧有说有笑的，显出她一派的天真烂漫来。世宗帝一面和她说笑着，一头替她解去罗襦。

这时的萍儿，又似喜欢，又似惊惧状态，就是有十七八个画师，怕也描写不出来哩。是夜萍儿，便在禅室中侍寝，但她年龄到底还在幼稚，不懂得什么的情趣，只知一味的孩子气。这一夜在禅室里，一会儿嘻笑，一会儿又啼哭了，似这般地直闹到鸡声乱唱，才算沉静下去。世宗帝很宠爱萍儿，从此命她侍候在禅室里。世宗帝每晚奉经，萍儿就在旁侍立。等世宗帝诵完了经，方携手入寝。那萍儿到了此时，却不似前日的啼哭了，世宗帝也愈加怜爱。又谕总务处，赐给萍儿的母亲黄金二千两，作为养老之费。

一天世宗帝无意中问萍儿道：“你们民间的女儿，为什么听见选秀女时都要害怕？难道将来不去嫁丈夫的么？”萍儿把粉颈一扭道，“充秀女和嫁丈夫差得远咧！女孩儿们嫁了丈夫，虽说和父母暂时别离，不久就可以见面的。若是做了秀女，一经被选进宫，永世不能与父母相见的了。那么有女儿和没有女儿又有甚分别？所以女儿被官吏选中，做父母



的只当那女儿死了，侥幸得到京里选不中，退回来时，好算得是再生了。那时做父母的重得骨肉相逢，像天上掉下一件宝贝来，也没有那样地欢喜。可是选中的人家，眼睁睁地瞧着别人的女儿回来了，自己却消息沉沉，这时的伤感和悲痛，就是心头剜一块肉也没有这般地难受。”世宗帝见说，不由地惻然道：“生离死别，本是人生最伤心的事了。”于是下谕，命总管太监，凡宫中所有的宫侍，在二十岁以上的，一概给资遣回原籍，令其父母自行择配。

这道谕旨下来，阖宫的宫侍欢呼声不绝。由总事太监一一录籍点名，满二十岁的，便列在这遣归的籍中。那些宫妇拔簪抽钿的，纷纷贿那太监，巴不得已名早列籍中。可怜深宫里面，竟有年龄在三四十岁以上的老宫人，半世不见天日了。一朝得到这恩旨，真连眼泪都几乎笑出来。管事太监录名已毕，共得一百九十二人。有四十几名还是孝宗朝的老人，都有四十多岁了。世宗帝着将一百九十二名老宫人，每人赏白银三百两，各按籍贯，令该处的地方官查询宫人父母的名姓，即日遣归。到了遣散宫人那天，车辆络绎道上，那老宫人款段出都，大半是半老徐娘，所谓来时绿鬓青丝，归去已是白发萧萧，当时确有这种景象。她们回到家中，父母多已亡过，忆起和父母分别，今日回来，只剩得一抔荒土，麦饭胡浆歔歔奠吊，凄凉状况，真有不堪回首之叹了。世宗帝既遣散了一百多个老宫人，自然要添进新宫人，于是选秀女的风潮又闹得乌烟瘴气。这一次挑选宫侍，经世宗帝亲自过目，四百五十二人中只选得一百十七人。一个个都丰姿秀丽，美目娇盼。单讲就中一个宫女，是青阳地方人，芳龄还只有十九岁，生得秀靥承颧、眉目如画，一捻纤腰、轻身若



燕。世宗帝见她妩媚动人，便把她留在禅室中侍候。

这个青阳人的宫女，姓徐名唤翠琴，为人很是伶俐，尤其是善侍色笑。不过每逢到世宗帝和她说笑时，终愁眉苦脸，不是推托趋避，就是默默地垂泪。世宗帝细察翠琴的形色，知道她一定别有心事，但是盘问她时，再也不肯吐露。

光阴荏苒，转眼又是春初。鸟语花香，微风如暖，人们最好的光阴要算是春天了。世宗帝这时除了参禅之外，就是携着杜贵妃、王嫔人等翱游西苑。那个聪敏伶俐的王嫔人采了百花，酿成了一种香酿，世宗帝称她的酒味甘美，特在西苑的涵芳榭里设了一个百花酿会。自王公大臣、后妃嫔人，每人赐三杯百花酿。世宗帝又传谕，大臣各吟百花诗一首，君臣王相唱和。直饮到日落西山，王公大臣由太监掌上明角灯送出宫门，各自乘轿回去。

世宗帝待大臣们散去，见东方一轮皓月初升，照着大地犹同白昼一样，不觉高兴起来，命嫔妃们侍着，重行洗盏更酌。这时那个张皇后也在旁侍饮，她见世宗帝闹酒，越喝越起劲了，心里早有几分不悦的了。恰好那个宫女翠琴也侍立在侧，世宗帝命宫侍赐给她一杯百花酿，翠琴谢了赐，才起身把酒喝了。但她是个不会饮酒的，一杯下肚便脸红桃花，白里显红，红中透白，愈见她娇艳可爱了。世宗帝已微带酒意，忍不住一伸手拖了翠琴的玉臂，抚摩展玩，看了又看，嗅了再嗅，大有恋恋爱不忍释的概况。

张皇后在旁边目睹着世宗帝这样的丑态，心里很是难受，那一缕酸意由丹田中直透脑门，便霍地立起身来，把手里的象箸向桌子上一掷，回身竟自地悻悻走了。世宗帝是素来刚愎自恃的，又兼在酒后，怎肯任张皇后去使性，当下也



勃然大怒道：“你那时不过是个侍嫔，朕册你做了皇后，也没有薄待你，你倒在朕面上来发脾气了。看朕不能废了你么？”说罢，擎起了手中的玉杯，望着张皇后掷去，亏得张皇后走得快一些，还算不曾掷着，只衣裙上的酒汁已稍微有点儿溅着了。张皇后回到宫中，心上越想越气闷，不禁放声大哭起来。这里世宗帝也怒气不息，立命内监取过笔砚来，下了废去张皇后的手谕，盖了玺印，吩咐内侍早期颁示阁臣。

那翠琴怔怔地立在一边，见世宗帝对于皇后尚且这样的暴戾无情，其他的嫔妃可想而知。人说帝王多是弃旧怜新的，一厌恶就弃如敝屣，毫无情义的，这话的确可信的。翠琴呆呆地想着，心里十分胆寒。忽见世宗帝拟好了谕旨，醉醺醺地走过来，一把握着翠琴的手腕，往禅房里便走。两边侍候的太监慌忙掌灯引导。世宗帝不等太监燃灯，已乘着月色走出涵芳榭去了。翠琴见世宗帝酒气直冲，不敢借故推托，致触怒于她。但是芳心之中却必剥剥地乱缩，正不知世宗帝听得脚步声，回头见四五个内监手里都掌着灯，便叫他们退去，不必来侍候。太监们领会，就立住脚不走，直等世宗帝去得远了，他们才回身各自散去。

翠琴察觉世宗的举动似有些不妙了，他连侍候的内监出屏去了，这不是明明要翠琴去侍候么？看看到了坛下的禅室面前，世宗帝和翠琴并肩走进禅室，令翠琴闭上了门，就老实不客气地呼她解衣侍寝。翠琴见说，这一惊非同小可。他所怕的是那个话，今天瞧透世宗帝是心怀不善，这一着道儿，或是不能免的，现在果然不出翠琴所料。此刻的翠琴真有点为难了，她要是不领旨，那时违忤了上意，罪名很不



小；倘然低首应命，岂不是白璧受玷？思来想去，一时找不出一个两全的法儿来。翠琴心里和十七八只桶似的上上落落，身体僵也不动。世宗帝上榻，拥着绣被，一迭连声地催促，弄得聪敏伶俐的翠琴，好似船头上跑马走投无路了。

世宗帝见她还是立着挨延，当她女孩儿家怕害羞，故意在那里作态，于是赤体跳下床来，一把拥了翠琴，往那榻上一捺，一手就替翠琴去松钮解襦，差不多要用强了。翠琴万不料这位堂堂的皇帝，竟会做出急色的手段来的。想把身体强起来，两条腿被世宗帝轧住，先已动弹不得，左手又吃世宗帝紧紧地握着，两个转身，上衣已被世宗帝解开，酥胸微袒，露出两个又白又嫩又红润的新剥鸡豆。世宗帝带笑用手去抚摩，觉得温软柔滑、细腻无俦。

世宗帝得了些便宜，又要进一步去解她的小衣了。那时女子的衣服不比现在的满人装束，前襟胸旁都有纽扣儿的。明代的女子，大都衣着斜襟（领如僧衣），大领的半衫，下面再系一条长裙，那衣服里面不过缚一条丝带罢了。只要把那丝带解去，上身的衣服就此卸下来了。倘要解那罗裤，可没得这样容易了。何以呢？因那罗裤的样儿和现代的相仿佛，不过裤儿的外面，更加上一条短裙。要解裤儿，非把短裙去掉不可。世宗帝是个惯家，自然首先拉去翠琴的短裙，随手要解那裤儿了。这时翠琴着急地了不得，又不敢高声叫嚷。即使你叫喊起来，任你叫破了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救援的。

值此千钧一发的紧急当儿，翠琴忽然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娇嗔一声，罗裤中蓦地掣出一把锋利的尖刀来，向着世宗帝的喉间刺去。世宗帝眼快，灯影下觉得白光一闪，忙将



头避过，颈上已划了一条刀痕，鲜血直流出来。世宗帝颈上觉微有疼痛，用手一摸却是湿腻腻的，灯下瞧出是鲜血，不禁喊了一声：“哎呀！”

这一声喊，恰巧侍卫总管陆炳从坛下巡过，听得世宗帝的喊声，不是无故而发的，好似惊骇地极叫。陆炳是个心细的人，他自前番在火焰中救出世宗帝之后，两脚受了火灼的伤痕，经太医院给他治愈。世宗帝嘉他的忠勇，授为伯爵，又擢他做了侍卫总管兼京营的兵马都督。陆炳既做了侍卫总管，他在每晚的黄昏必亲自进宫，往四下里巡遶一转，叮嘱那些侍卫小心值班，自己暂出宫回都督府。这是陆炳平日的规例，风雨不更的。这天的夜里，陆炳为了应酬同僚，进宫迟了一点。那也是世宗帝合当有救，所以喊了声“哎呀”，正被陆炳听得。这陆炳是心细的人，他听得声音有异，心里先已疑惑的了，便昂起着脖子，向那禅室的窗洞中来张望。

不张犹可，这一张之下，叫得陆炳魂灵儿飞上了半天。原来他往窗内望进去，见世宗帝精赤了身体，颈上胸前都是鲜血，榻上一个美貌的女子，手里执着明晃晃的一把尖刀，正从床上跳下来，一手似在那里系着衣襟，粉脸上杀气腾腾，一双杏眼瞪着世宗帝，好像要动手的样儿。这时陆炳已知道间不容发了，便大叫一声：“休得有伤圣体！”只尽力一脚，那禅室门被他踢倒下来。世宗帝和翠琴都吃了一惊，乃至见是陆炳，世宗帝忙道：“卿快来救朕！”话犹未了，陆炳已大踏步抢将入来，叉开五指向翠琴抓去。

翠琴瞧见陆炳雄赳赳的那副形状，深恐受辱，就反过尖刀，望自己的喉中便刺。陆炳怕翠琴一死，没了活口，追究不出主使的人来，怎肯轻轻地放过她呢？说时迟，那时快，



翠琴的尖刀才到项前，陆炳急忙扳住她的粉臂。翠琴见不是势头，索性一刀对准了陆炳的头上刺来。陆炳把头一偏，翠琴戳了个空，又兼她用刀太猛，香躯儿和刀一齐直扑过来，刀尖巧巧地刺在陆炳的右腕上，鲜血骨都骨都地直冒。

陆炳也顾不得痛了，骂一声：“好厉害的泼妇！”两手将翠琴的粉臂只一搭，想翠琴那样弱不禁风的娇女儿，怎经得陆将军的神力，早被陆炳掀翻在地，纤腕握不住尖刀，当啷地一响，已抛出在丈把外的门边上了。陆炳搏住了翠琴，一手就自己身上解下一根丝绦儿，把翠琴的两手结结实实地缚好了。回身来瞧世宗帝，见世宗帝赤身蹲在榻边，两眼只是呆瞪。

陆炳知他受了惊恐，忙俯身下去，把世宗帝扶上了牙床，取个枕儿做个背垫，合斜坐在那榻旁，又拉一幅绣被替他轻轻盖上了，低声说道：“陛下受惊了么？”世宗帝已噤了口不能答应，只略略点了点头。陆炳回头去倒了一杯热参汤，递给世宗帝慢慢地饮着。自己三脚两步跑到警亭下面，叮叮当当地打起一阵云板来。这警亭的云板，非有紧急事儿是不打的。当时阖宫的太监、宫人、侍卫纷纷奔集。陆炳令侍卫退去，一面只吩咐内监去召太医，又选了几个灵敏的宫女，去禅室里服侍世宗帝。

且慢，做书的讲了半天的混话，几乎要前文不对后话了。因为世宗帝在禅室中，难道连宫人太监都没有一个么，却要等陆炳来打云板传唤？世宗帝身边的那个萍儿，又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这都有个讲究的。须知禅室不比宫廷，是世宗帝参佛的禁地，太监、宫人不奉召唤是不敢进来的。在世宗帝回禅室的时候，本来有五六名内侍跟着，都被世宗帝和翠



琴回复走了。那个萍儿，自翠琴进宫，世宗帝是嫌旧爱新的，便命翠琴在禅室中侍候，萍儿封了嫔人，另居别宫去了。陆炳在匆促中，不知道传唤哪一宫的太监，所以只好去打云板了。过了一会，太医来了，诊脉已毕，处了药方，内监忙熬煎起来，给世宗帝饮下。又过了好半晌，世宗帝心神渐渐地定了，才能开口说话。

那时太医替世宗帝把头上的伤痕裹好，拭去血迹，起身退出。太医去后，世宗帝令陆炳把翠琴拥过来跪在榻前。世宗帝徐徐地问道：“朕和你有甚仇怨，却来持刀行刺？朕看你身上带着利刀，起意已不止一天了，你系受谁的指使？从实供出来，朕决不要难为你的。”翠琴朗声答道：“今天的事，全是出自我自己的主意，并没有谁指使的。至我要刺你，不是和你有怨，更不是与你有仇，实在你逼人太甚了，我才拔出刀来自卫的。”陆炳在旁禀道：“陛下无须多问，侍臣带她到部中去刑讯去。”世宗帝摇头道：“朕已明白她的用意了，只传总管太监进来，把翠琴领到景春宫去暂居。”这景春宫就是从前的景寒宫，为专贬嫔妃的所在。是夜陆炳留在宫中，到了明日的上午方行出宫。世宗帝居禅室里养伤，足有三天没临朝政。那个翠琴被禁在冷宫，知道世宗帝不加杀戮，尚有不舍之意，但自己终抱定了主旨，无论如何，宁死不辱就是了。这翠琴为什么要如此坚决，后文自有交代。

再说嘉靖年间，有个著名的北方大侠叫做红燕的，是顺天人。他生平没有名姓，江湖上都称他做红燕。这红燕往来大江西北，都行些侠义的事儿，专杀贪官污吏，干下了案子，就留一只红绒的燕子在事主家里。红燕的声名，由是远



震四方。一般做官的闻得红燕的名儿，一个个魂销胆落。那时也曾派得力的探捕四处侦红燕，不但红燕捕不到，承担这差使的捕役倒已被他杀死了。这样的一来，捕役们要顾性命，从此谁也不敢去尝试了。

一天这红燕经过通州，见一群少年在那里练武，其中一个美少年使一对虎头钩，虽不见得十二分的高妙，却也算得后起英雄了。那群少年使完家伙，各人比箭，凑巧天上有一阵鸿雁飞过，那美少年连射了三矢，三只雁儿先后堕下地来。这时看得全场的人暴雷也似地喝一声采。红燕看了，不觉暗暗点头，便上去和那美少年打了招呼，问起了姓名。那少年说姓尚，单名一个玉字，是本处人。红燕与尚玉一交谈，倒是很投机，两人就缔起朋友来了。要知红燕和尚玉怎样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七十五回 香闺传绝技途杀恶客 禁宫递情牒夜会徐娘

摇摇却说红燕见尚玉技艺不弱，就和他叙谈起来，两人的主张很相契合。尚玉也久闻红燕是个侠士，心里十分倾倒。那尚玉自幼便没了父母，依他的族叔过活。但他五六岁时，已喜欢舞枪弄棒，不大高兴读书。他那族叔说道：“目今天下太平了，用不着什么武艺，还不如弃武习文的好。”尚玉答道：“俺学了武艺，即使不替国家出力，专诛那乱臣贼子，给百姓除害也是好的。”他族叔听了点点头，从此也不去禁止他习武了。后来，尚玉投着了一位名师叫做李胜芳的，是个有名的拳教师，十八般武艺样样皆精。胜芳在京中专教那些官家子弟，俸金极大，普通人家是请不起的。他生平的弟子，在疆场上立功业的很多。如靖远侯永希，做到三边总制，也是胜芳的弟子。他那许多荫爵封官的弟子，都要叫他做官，胜芳却是淡于名利，除了授徒自给外，真是个一介不取的硬汉。

严嵩父子专政，严世蕃出重金延聘胜芳，命他教授家将，胜芳只推说年衰力竭、技术荒疏，坚辞不就。世蕃再央人去请他时，胜芳已负了旅囊，跨着一匹健驴回他的通州原籍去了。尚玉闻得胜芳告老还乡，知他的技术很好，便要求投拜门墙，胜芳再三地不答应，说自己年老，回家息养，从今以后不再收弟子的了。怎经得尚玉苦苦哀求，胜芳见他心诚，不觉有些动容，于是就允许尚玉做他的最后徒弟。哪知尚玉很是聪敏，胜芳也因尚玉是老年的关门（谓不再收徒也）弟子，尽心极力地指授他，又教他使一对虎头金钩，



端的有神出鬼没的技能。不到三年，胜芳的所有本领，十分中尚玉已学会了九分了。胜芳以尚玉伶俐，又肯用心，说他将来定有大为，所以就把最小的亲生女儿嫁给他。尚玉既学得一身好功夫，又获得一个美丽的娇妻，他这时的心上还会不快活的么？

原来胜芳有三女儿，终身没有儿子，把生平的绝技都教授给他三个女儿。不过三人之中要推小女儿本领最强，面貌也最美，以是尚玉高兴得了不得。得到迎娶的那天，亲朋都来贺喜，一半是看看新娘的绝技。这新娘芳名叫做珍姑，是胜芳老头的得意女儿，附近村庄中谁不知道珍姑负着好身手。

尚玉迎娶过门，一到了三朝，许多的亲朋都嚷着要新娘献技，否则大家不走。非等新娘献了本领才行。尚玉也急于要瞧瞧他妻子的武艺，便帮着亲友们去劝珍姑，叫她胡乱使一会刀或枪，好令亲友们死心塌地。珍姑被逼不过，吩咐婢女，箱筐中取出两把宝剑来。又命将两枚鸡子，去放在地上。珍姑便卸去了外衣，露出一身银红的紧身袄裤。拿手腕掬一掬，仗着两把宝剑慢慢地走出房外，轻启朱唇地嫣然一笑，说声：“献丑了。”飞身上了鸡子，那一双凌波的纤足踏在鸡子上面滚滚如飞，手中的剑光霍霍，直舞得呼呼风响，寒气逼人。亲友们看了，都为战栗。珍姑舞了一会，房中那婢女笑嘻嘻地撮了一笆斗的黄豆出来，分给一班亲友，令他们各抓一把，向珍姑掷去。但听得洒洒的豆色不绝，等到豆撒完了，珍姑的剑也舞停了，却屹然地在鸡子上，颜色不变气儿不喘。再瞧黄豆时，离珍姑一丈以内，一个圆的大圈子，圈子里面连半粒黄豆屑也没有的。圈子以外却堆有半



寸来高，而且那黄豆不偏不倚，整整地斩做了两半。一斗多黄豆，竟找不出一个囫圇的来。这时那些亲戚朋友忍不住齐声叫好。珍姑在这喝采声中跳下鸡子，一笑进房去了。亲戚们才纷然散去，口里兀是赞叹不绝。

尚玉在旁，见他妻子有这样的绝技，是自己所万万及不到的。于是早夜求着珍姑，要她教授技艺。珍姑正色道：“你保身本领已足够了，还要学它则甚？况你的性情暴急，艺若过精，必然招祸，那又何苦。”尚玉哪里肯听，一定要她传授。珍姑没法，只得说道，“你如学会了我的技术，倘出去闯了祸回来，我自会知道的，那时你休怪我，我可要终身不许出你门一步了。”尚玉急要学艺，诺诺连声答应。自后尚玉便随了他的妻子珍姑天天习武，这样的有两年光景。

尚玉的族叔欲作客山西，命尚玉护行。尚玉因自己是族叔抚养长大的，不好违忤，于是叫珍姑料理了行装。尚玉想把金钩带在身边，珍姑不肯道：“你有了钩在身畔，又要出去闹事么？”尚玉只得把钩留下。临行的那天，珍姑嘱咐道：“你此去有叔父相随，自然不至于胡为。但回来的时候，你只剩得单身了，我怕你没有耐性，因而受别人的亏。须知天下多奇人，能的还有能的，你万事不可莽撞。”说罢，在尚玉的臂上，用指掐了七下，现起七点红痕。珍姑说道：“这红痕便是记号，你一闹事，红痕就要消去，七点如消去其五，你从此休来见我！”又把一对象箸塞在尚玉的靴统里道：“这是你的护身器具，切莫遗失了。”尚玉一一受教，护着他族叔起程。

光阴流水，不日到了山西，他族叔自去营业，尚玉就辞别回家。一路上忽水忽陆，倒也不曾逢着什么。尚玉自己暗



笑道：“珍姑谆谆嘱俺不要惹祸，就是这样的往往来来，俺不去扰人，人也不来惹俺，有甚鸟祸去闯出来？真是愚人多虑了。”尚玉在陆地上走了两天，前面是玉带河了。这河虽不甚大，却没有石梁，须得人民的渡船渡过去的。尚玉慢慢地走到河岸上，见二十几艘渡船一字儿排在那里。尚玉便择一只最空广的，落船坐在舱中。坐了一会，渡船上客已坐满了，那船还是不开。一船上的乘客一齐哗噪起来。那船夫忙来安慰道：“客人们莫性急，如今不比往时了，没有和尚爷爷的命令，是不敢开船的。”内中一个客人，雄赳赳地大声道：“什么的秃驴咱不怕他，快替我开船。”船夫不肯答应，那客人就破口大骂。

早有和尚的恶党飞也似地去报知那和尚。不多一会，那个和尚来了，生得身長面黑，身体魁梧，相貌极其凶恶，右手提着一根铜钱绺就的铜鞭，长约五六尺。后面跟随了十几个无赖，蜂涌般地赶到船头，恶狠狠地问道：“谁敢骂和尚，和尚便与他来较量较量。”那船上的客人蓦地从船中直跳起来，手里抡着一条木棍，竟奔那和尚。和尚忙把铜钱鞭相迎，打了有四五个照面，那客人的木棍被和尚一鞭打断，乘势一鞭扫来，将那客人的足骨扫折，倒在地上爬不起来。和尚哈哈大笑道：“这样的囚囊，也想在太岁头上动土么？”和尚说罢，倒拖着铜鞭走了。那二十多艘船上的客人见和尚仍不令开船，众人都有些愤愤不平，但畏和尚勇猛，谁敢多一句口？尚玉坐在船上，不觉心痒难搔，要待试试自己的手段，记起了珍姑的嘱咐，就此忍耐了下去。看看日色过午，船依旧停泊着，毫无动静。有几个客人悄悄地去问船家，据说不到日落，不见得会开船，因和尚的命令要到那时才下来